

淮河两岸

## 龙川记

□李星涛 文/图



龙川景色

龙川是一条小河，河水清白若虚，黑幽幽的一片。别看龙川水看上去去发黑，水质却一点也没有受到污染，因为河底滋生有河蚌、田螺、蚬等诸多河鲜，它们就是良好水质的见证。问起镇上的一位老私塾先生，答曰：“此乃龙川太深所致，前几年就有好事者用三斤细铁丝在龙川河道中央测其深度，结果一捆铁丝放尽，可底部所拴石头仍然悬空！”

龙川位于五河新集镇政府西一百米处，其东北角侯坝村里一耄耋老人说：“龙川是1954年淮河水发大水，水咬开大坝，一路冲刷而下形成的小河！”查五河县志，没有记载龙川的片言只语，再看五河地图，也没有找到有关龙川的一线行踪。可在五河新集地界，龙川却又活生生地存在着，视名声于不顾，抱日月于怀中。

龙川南通淮河，北接浍河，如一根脐带将淮河与浍河连接在一起。河道自淮河到五蚌路以北一里许，笔直如箭，由此可以想象到当年淮水夺坝而逃时，水势是何等的凶猛！龙川窜到侯坝村附近时，它将尾巴轻轻一摆，头调东北，缓缓划出了一弯月牙似的弧线后，重又调整好方向，然后直直向浍河射去。

龙川全长不过十里，可弥漫出的凉气却氤氲方圆十几里地。两岸站着的皆是白杨，细者如斗，粗者如伞，也接抱不过。其根裸露岸边，如龙探爪。晨有画眉宛转其上，如同仙乐。还有一种鸟儿，叫出的声音只“噢——哟——”一个音节，一弯内声儿连续不断滑落下来，煞是迷人。沿河岸往下就是芦苇的天

地。芦苇有站在岸上的，有的长在水里，高低错落，把一抹青绿沿河岸演绎得斗折蛇行，一唱三叹。芦苇再往下就是青铜宝剑似的菖蒲。菖蒲再往下呢，就是茂密的水花生秧儿了。水花生秧有灵性，只长在距离河岸五尺远的水面上，将一片半尺高的碧绿立在水上。小满时节，碧绿之上开满细碎的小白花，一缕缕清香伴着水汽飘散得很远。

龙川是救命河。1960年龙川两岸的村庄没有一个人饿死。因为龙川是液体的土地，里面长有鱼虾、河蚌、田螺、菱角、鸡头米。说来甚为奇怪，那几年，向来不长鸡头米的龙川却突然长满了鸡头米。深秋，鸡头米箩筛似的叶子铺满了河面，鱼儿闷在水里喘不过气来，便纷纷浮出来，两岸人伸网就可以捕到。尤其是鳊鱼，每年青黄不接之时，就会变成整齐的方队游弋在河面。而一俟麦稞上场，新面入口，鳊鱼阵就踪迹全无，任凭十几只小船，十几副渔网来往穿梭，频频撒下，却一条也捕捞不到。

龙川有点神秘，关于它的传说也颇有聊斋的味道，侯坝村的那位耄耋老者就说，他曾于十五的月夜，看见河水清波间睡着一条白鱼，有扁担长。初始，朦胧不清，只是一条白光。近岸细瞧，白鱼已成成人形，宛若裸睡的美女一般。

老者的传说有些迷离玄乎，但我垂钓遇到黑鱼布阵，却是眼见的事实。一日，我垂钓龙川一片芦苇深处。临近十一点半了，鱼窝处突然静了下来，一条小鱼也没有了。再看四周，苇丛林立，水波轻漾，阳光被苇丛筛下来，明明灭灭。身边，

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弥漫，像无声的气流一样包围过来。我刚想收竿，打道回府，忽见鱼钩下面“呼噜噜”泛上来一片水泡，随之浮上来一条棒槌一样大的大黑鱼，直直地漂在水上，睁着两眼看着我。我有些害怕，刚想抬腿上岸，又见这条黑鱼附近一连串地冒出十几片水泡，一条条大黑鱼像是埋伏在水下的千军万马，眨眼间就暴露在眼前。我屏住呼吸，呆立在岸边水中，像是被魔法定住了一样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这群黑鱼，大的十余斤，小的四五斤，近二十条，一律静浮水面，猝尔不动，圆睁着亮眼，灼灼看我。那几十道目光一起射过来，我就像是被无数恐吓的利刃剥离皮肉一样，头发直竖，浑身发痛，从来没有过的惊悚像是一双大手紧紧攫住了我。眼望着这条鱼群呈扇形地聚拢过来，向着我的方向逼近。我哪里还顾得上收竿拿鱼，“妈呀”一声，扔了鱼竿，跳上河岸，一溜烟跑了。

喊了十几个人相伴，我这才敢来拿鱼竿。当我惊魂未定地来到钓鱼的苇丛时，水面上除了阳光的碎片外，就是散着腥味的波了。陪我的人都说我大白天见了鬼了。可是，那恐怖的场面，那些不动声色的鱼群却像是一团乌云积聚在心中，至今未散，以至于我再看见电视里的龙王时，总以为是那苇丛中的黑鱼变的。

后来，听说侯坝村来了一个专钓黑鱼的高手，他用活青蛙作为诱饵，在我遇见黑鱼阵的芦苇丛中连钓十余日，得黑鱼近百斤，那天陪我拿鱼竿的人这才相信我说的话。

秋夜，龙川里萤火闪烁。无数

萤火虫提着精致的小灯笼，四处游荡。萤火虫飞得缓慢，像是喝了儿盏江南的陈年米酒，带着点微微的醺醉。它们飞行的轨迹时而向上，时而向下，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东拐西撞的，无拘无束。但每一次转向，又都顾盼生姿，脉脉含情。随着它们翅膀扇出的“嗡嗡”微声，一道道或明或暗的亮光便优美地迤邐在夜色里。那光有点黄，又有点绿，宛如清晨晶莹的露珠里灌注了初八的月光，又激进了三春青草的光焰，其间有一丝忧郁和薄凉的美，为秋夜平添了一份幽渺的情韵。让人瞧见了，禁不住心生楚楚爱怜之意，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

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很高。环保专家表示：一个地方倘若没有了萤火虫，就表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已经很差。因为，萤火虫就是小青菜菜叶上的虫窟窿眼儿，是环保绿色的标志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龙川的生态环境很优良。

去年秋天，因为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，心情颇为压抑，双休日便从县城回到新集，有事无事地到龙川边闲溜，自由享受着龙川两岸的风景。有时静坐龙川岸，看河水流动久了，便会觉得芦苇就像是舞台上的布景在缓缓移动，而风中的白杨却像是刚刚俯身而起的舞女。动静起伏之间，我不由惊叹起自然造化之妙。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，我慢慢为自己开出了一副医治心情的中药方子：清风一阵，花香二缕，蛙鸣三声，外加碧水一汪，半天宁静，放在淡泊之罐中，细细煎熬，日服半盏，月余即好。

## 小南山

风土人情

## 兰桥镇的“春天”

□葛燕

近年来，农村地区的发展日新月异。其中，我的家乡——怀远县乡下一个方圆约80平方公里的兰桥镇格外令人瞩目。

在温暖的东风中，我在小镇内的县道——“怀万路”上骑行。我们兰桥镇的最东部是一处河湾叫作胡桥湾。胡桥下的浍河之水一路逶迤东流，胡桥湾宽阔的河滩上建有一座生态农庄。此时的农庄里桃花盛开、绿柳拂岸，成群的鸡、鸭在河滩上自由地觅食。除了附近的村民，不少城里人也来湾里娱乐。邻近的村庄叫“张坝村”，村民多半都住在公路的两侧。村里现有两家企业，分别制作塑料花叶和日用品，就近解决了许多农民就业问题。村里还设有小型的农贸市场。在村西头的“张坝村秸秆收储中心”处，每逢农忙时节，铁质大棚里回收的秸秆捆子都堆成了山。如今，环保理念深入人心，农民们都拒绝焚烧秸秆，渴望碧水青山。

顺着通畅的“怀万路”，向西穿过了陆圩村，再骑行两公里左右，我到达了藕塘街道。这里原本是一个被撤并的乡政府所在地。因交通相对发达，街道上商铺密集。再向西，沿途的村容村貌都相差无几。民居基本上是楼房，有两层或三层不等。每家都安装了太阳能，个别的还用上了光伏发电。各村的人口处都建有一座砖制牌坊，其上的图案都是精选的本地元素，生动形象。农民家门口的菜园子作为一道别样的“风景”也颇值得一提。每一块菜地都采用统一的白色栅栏围合，整齐有序。园内，各种蔬菜郁郁

葱葱。

到了刘集桥，基本上就走了全镇一半的路程了。这里又有浍河的一道湾——兰桥湾。河湾边上还开辟了一座湿地公园，供过路的村民们临时休憩。在远处废弃的老桥旁，几组雕塑展示了古时候“兰桥会”的故事。这厚重的历史底蕴无疑又为小镇增色添彩。由于离前方的街道较近，这里已然成为了一块风水“宝地”。目前，湾边已经开有好几家酒店和超市。美味的兰桥湾淡水鱼早已名震全县，这里有名的美食——“小麻鱼贴饼”不知让多少人心向往之。进入酒店，可以看到许多外地人都慕名来尝鲜。岸边人气旺、生意好，当地人也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。

向西继续前行，我就来到了刘集街道。这里作为兰桥镇最大的农贸市场，老街、新街都很热闹。街道的门面房马头墙高高耸立，呈现出一种徽派建筑的风格。纵横的街道上，齐备的路标不禁让人眼前一亮。今日是开市的“单头”日子，街上人流涌动，必须分外小心方可通行。再往西去，过了镇政府，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空旷的田野。不远处，还有几位农民在地里忙着耕种。小镇西部人少地多，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。

如今的乡村变美了，更变富了，村民们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。党的好政策如春风化雨，正滋润着他们的心田。欣赏完兰桥小镇的春景，中午时分，在其西部一个名为“小观村”的城乡公交站牌处，怀着对未来的期盼，我调转了车头，开始返程。

节令随想

## 春分有感

□刘明礼

人们常常用“一眨眼工夫”，形容时间如白驹过隙，飞一般快。是啊，上一次眨眼，还是“绿柳才黄半未匀”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早春时节；再一眨眼，已是“红妆逼坐花枝暖”“蜂争粉蕊蝶分香”的仲春时分；待到下次眨眼，则已是“春色忽向晚，风定落花香”的晚春时候。

时光的列车从立春出发，经过雨水、惊蛰，隆隆行驶到第四站——二十四节气之春分，倏忽而至，也将春天分为了两半！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分者半也，此当九十日之半，故谓之分。”是的，春分，就是把春天分为两半，平均分！《明史·历一》还说：“分者，黄赤相交之点，太阳行至此，乃昼夜平分。”这一天，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，太阳直射在赤道上，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。所以，春分的意义，也指这一天白天黑夜的时长恰好平分。因此，就有了“春分秋分，昼夜平分”“吃了春分饭，一天长一线”的说法。古时，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，春分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，平分分了春季。前面是早春，后面是晚春。如果说春天有三姐妹，大姐叫孟春，三妹叫季春，而春分这位既是姐姐又是妹妹的居中者，就叫仲春！

早春时节，虽给人春江水暖、草木萌动的惊喜，但乍暖还寒，物华不兴，少了一些斑斓的色彩；及至晚春，大地虽披上了浓浓的绿装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但好多花



已经谢了，多少有些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遗憾；唯有这仲春，天儿不冷不热，雨不急不缓，绿不肥不瘦，花正香正艳……如一位妙龄女子，淡抹浓妆总相宜，一切刚刚好。

我们智慧的先祖，通过长期观察，将春分分为三候，“一候玄鸟至，二候雷乃发声，三候始电”，意思是说春分日后，燕子开始从南方飞回来，下雨时天空会打雷并发出闪电。春分三候所代表的花信为：“一候海棠，二候梨花，三候木兰。”“三花一开，春花万枝，百花争宠，满园春色。春分时节，大自然逐渐结束“默片”时代，变得有声有色、有“姿”有味

起来！你听，大树挥挥手臂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；蜜蜂鼓动翅膀，传来“嗡嗡”的声音；喜鹊站在枝头，送来“喳喳”的声音；小溪欢快流淌，留下“哗哗”的声音……你看，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；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；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；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……你闻，微雨众卉新，花径暗香流。春分的味道，清新而不柔媚，丰富而不杂乱，层次分明，厚薄有序，维度清晰。潇潇春雨，洗除了尘埃，让空气变得格外清新，也让大地散发出泥土的芳香。幽

幽绿草，是嫩青的味道；滴滴春露，是甘甜的味道；朵朵鲜花，是香香的味道……在这个最美的时节，它们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一起，调成了世间无以言表、最为奇妙的味道，也是独一无二、绝无仅有的味道！

春风起，春雨落，那些藏在田埂边、坡地间、树下泥土里的色彩也纷纷铺展开来，别说一片片姹紫嫣红、桃红李白，就是那些纷呈的绿就令人目不暇接。遍地的野菜被唤醒了，它们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。山笋、野葱、荠菜、蕨苔、苜蓿、蒲公英……都是餐桌上的美味。头刀韭、香椿头，这农家“四大鲜”，春分就贡献了两样！

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春分春意融，岸边杨柳青，莺飞草长，麦苗起身，油菜花香，万紫千红，正是一年最好的时光，郊游踏青正当时。或邀约好友，或一家同行，到山间走走，到果园转转，采采野菜，闻闻花香，放放风筝，搭个帐篷，来场野炊。这样的节奏，不是神仙，胜似神仙。

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对于农民来说，春分过后，一年的农忙又要开始了。他们比任何人，都更懂得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的道理。大地上一个忙碌的身影，无疑是春分时节另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春分，让世界充满美好，也让生活充满希望。

民间传说

## 小牛钻山

□徐建光

在五河小溪山，有小牛钻山的传说。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，他一生东迁西移，在五河与嘉山交接的小溪山一带帮工时间最长，妻陈氏也在这一带背着朱元璋要饭。朱元璋乳名叫重八，七岁就在山村里帮财主家放牛。

朱元璋小时候聪明淘气，是山村一群放牛娃的孩子王。每天早晨，他们都赶着一群牛上山，把牲口赶到野草长得茂盛的地方放牧。牛在山坡上吃草，小重八在山顶上指挥一群放牛娃打仗比武。规定打吃亏的孩子一不准哭，二不准回家告诉大人。谁犯了规，重八就要狠狠惩治。有一天，一个孩子鼻子被重八打出了血，回家告诉父亲，重八被财主狠狠打了一顿。第二天，重八罚那孩子在“大旗”下面跪了半天，回家再也不敢吭声了。若是遇到雨天，他们就钻进山洞里，捉迷藏或是睡大觉，睡觉还要派人在洞口放哨。

他们最常玩的是假做皇帝的游戏。他们用山上的竹子做旗杆，脱下褂子系在竹梢上，竖起来做大旗。重八自称皇帝，他找块水车板顶在头上作天冠，手里拿块碎木板作笏板，叫小伙伴排成队，依次向他磕头，喊他万岁。喊过万岁以后，大家哈哈大笑，闹成一团。

朱元璋在财主家睡的是牛棚，吃的是野菜汤，常常饥肠辘辘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把牛赶回村里。在他幼小的心田里，早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产生了报复的念头。一天，一头小黄牛被大牛抵倒地上起不来，重

八把小伙伴召集在一起，提出杀小牛煮着吃，谁说出就杀谁。大家分头准备，拿来了刀，七手八脚把小牛杀死（有的传说用茅草把牛杀死），剥了皮，到山洼里捡了一大堆松树枝，点火烤了起来。烤熟的牛肉在山洼里散发出扑鼻的香味。这群放牛娃吃得好开心，接连吃了三天。还是重八有心计。他把牛尾插在在大山的裂缝里，回家告诉财主小牛钻进山缝里去了。

财主来到大山洼里，看到山缝里果真有小牛的尾巴，伸手去摸，这尾巴便翘了起来，还东摆西甩的。财主双手抓住小牛尾巴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外拔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这时候，财主还能听到小牛在山缝里“哞哞”的叫喊声。财主累得满头大汗，筋疲力尽，便停下来仔细观看，发现山缝很小，小牛怎么能钻进去呢？心里很纳闷！就在这时，山顶上“哇、哇、哇”响起三声炸雷，紧接着狂风呼号，大雨倾盆，大树东歪西倒，小牛真的钻进了山肚子里，再也见不到小牛尾巴了。小牛真的钻进了山肚子里。

如今，民间还传说小黄牛变成了金牛，钻进了小溪山里。有人说在一个阴雨天的夜里看到过山里出现的金牛。小溪山在明朝就发现了金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地质勘探，证实金矿储量丰富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小溪山上办起了金矿场，五河县成立了黄金公司。这里是“鸡窝矿”，挖过的山土，一场大雨淋过之后，就有金子闪亮。山村的人经常在山上寻找金子。人们都说是朱皇帝的小黄牛在造福后代。